

守护

到乡下办事，找不到停车的位置，七弯八拐，见一农户门前的晒场挺适合停车，小心翼翼地开了进去。大门廊檐矮凳上坐着一位老妇人。“可以停一下车吗？我到上面那一家办点事，一会儿就走，”我嚷嚷着。“搁这吧，”老妇人颌首，慈眉善目的模样。

办完事回来，想着该给老妇人打个招呼。廊檐下已空无一人。大门是敞开的，堂屋两边的房间也是敞开的，后墙左侧有一小门，一直通向后院葱绿的葡萄架，但见葡萄架下或卧或啄食的几只悠闲的母鸡——独不见人影。

开车离开。乡间公路如丝带一样蜿蜒着，明丽的阳光把路边的树影投射到车窗玻璃上，斑驳着，跳跃成五线谱的旋律，和着微熏的夏风。偶儿遇见过往的小车、骑电瓶车的村民。

午后的乡村安静如许。老妇人的身影挥之不去。看上去有七八十高龄了，该是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吧。她住的房子是现时乡村典型的三下三上灰瓦砌脊的楼房，应是殷实之家。我知道，她的子孙们都已离开了家，正在或近或远的城市打拼或求学。

乡村是美丽而富裕的，脱贫攻坚后的偏远乡村也渐渐跟上了时代的脚步。集约化新型农民的规模生产与开发正在改变着原生态的乡村模样，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，他们的富裕是与城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。当延续了几千年的乡村自然经济像海潮一样渐渐退去，老一代农民的子孙们顺势扬帆出海了，留下的海滩或许是未来资本农业的天地。

眼前的老妇人，是在寂靜地守护着乡村自然经济最后的家园，再过一两代呢？

房子

如今，乡村的房子漂亮得令人称奇。粉墙黛瓦、飘飞飞檐、亭台廊柱的二层或三层楼房，远远地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美的，在乡村，这样的房子随处可见。这些房子最初的模样并非如此，大多经过一两次甚至三四次翻盖而成，而且一次比

飘落在乡村的思绪

杨晓春

一次规模大、规格高，由最初的草房、土坯瓦房、红砖瓦房、预制板楼房到现在浇筑而成的亭台楼阁式的洋房。

有趣的是，这些让城里人望尘莫及的房子，很多时候是无人居住的，即便有人居住，也多半是老人和孩子。

没有人或少有人居住，为何要造这样大而漂亮的房子？

如果让这些房子的主人自己解释，也未必能说得清楚。世上有很多事情是只能意会的。生活在他们面前延伸的路多了，怎样选择是很费思量的。

仔细想想，或许能明白其中的端倪。土地滋养着人的性格，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，自带一种纯朴而执着的气质，这其中，最核心的内质是“争强好胜”，表现在生活中就是一种“攀比”的心态。这是一种心理常态，也是激发在温湿的土地上生存热情的原动力。在以“农”为中心的年代，农人之间比的是庄稼长势、收成好坏、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。而眼下，他们中大部分已离开了土地，离开了家乡，五湖四海，在城市里打拼。经历了数载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他们中已有人在城市里立足，为自己或下辈们买了房子，但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未来完全交给城市，未免很不踏实，于是，又拿出浸透着汗水的钱，在家乡营造未来栖息的“巢”，不断地翻建在乡间的房子。当庄稼的好坏不再是衡量农民的价值标准时，农民们就把自己的小心思镶嵌进自己的房子，所以，在乡村，房子不仅是农民的住所，它的大小、高低、结构、外观、装饰，每个信息点都标注着房主人在城市打拼的业绩——那是能耐的象征。

更有趣的是，在外打拼的农民，无论远近，岁末年尾都得回乡过年，只有混得不

怎样的人才望乡却步，低首徘徊。所谓“有钱无钱回家过年”只是期许而已。回乡过年，是归宗，是亲情，也是显摆。宗宗相见，总要相互打听过去的一年收入的多寡。往往是“不很照呢，也就几十万吧”之类的话，有意无意间向对方吐露着自己这一年的收入之高，甚至不惜添油加醋，略抬价码。

所以，我们能看见那么多富丽堂皇的乡间民居了。

这是农民的面子和尊严。农民的面子与尊严，往往就藏在他们的小心思里，挂在他们精心打造房子上。

炊烟

想起故乡，总能想起故居老屋的炊烟。乡愁，很多时候是在炊烟的袅袅意境中升腾起来的。假如，某一天，没有了炊烟，我们的乡愁会在哪里着落呢？

炊烟，是乡村原生态生活方式的投影，是牵人心魂的人间烟火。小时候放学和弟弟一道，总是饥肠辘辘地望着远处村庄袅袅的炊烟，想象着母亲给我们煮的是恼人的山芋稀饭还是香喷喷的米饭。在“是”与“不是”的争执中向往着那诱人的饭香。

那个时代不仅粮食短缺，就连把生米煮成熟饭的柴草也短缺，所以，打柴禾就成为乡村孩子天然的责任。在上学之外的空余时间，孩子们三五成群，拿着镰刀、背着柴袋，在田间地头、河坝塘埂、山脚洼地，砍灌木挖草根，一点也不敢懈怠。堆得似小山的灌木草根背到家门口场地上晒干后就是柴禾了。

最令人兴奋的是每年八月节(中秋)前后家家户户上山砍柴的日子。上学的孩子要放农忙假，大人们都搁下田地的农活，

举全家之力，到生产队分配给每家每户的山上砍柴。

在乡村，上山砍柴如同节日一样忙碌而隆重，这是农户一年柴禾的主要来源，牵动着全家一年的生计。

在这前后七八天的时间里，最累的是大人，最快乐的是孩子。想想看，在天高云淡，秋风送爽，松涛阵阵，居高望远的山上，孩子们一边干着力所能及的活，端水，送饭，递递草要子，撸撸柴把子，一边沉醉在山的景色之中，山风吹过，树上的鸣蝉，灌木丛中的“纺婆”(形同蚂蚱)，野生毛茛，叮咚的泉水，奇形怪状的岩石峭壁，一个无限奇妙的世界在孩子们眼前铺展着，大人的辛苦，都淹没在孩子们快乐的时光里了。

那段日子，家家户户门前的场地竖立排列着从山上担下来的柴捆，整个村庄弥漫在青湿的新鲜柴草的气息里。晾干时日，在秋雨来临前要把这些柴捆码成柴堆，顶部盖上稻草，以防被绵绵的秋雨和皃皃的冬雪打湿。

家家户户门前的柴堆延续着绵绵不绝的炊烟，抚慰着乡村平和的日子。

在炊烟袅袅的日子里，光秃秃没有植被的山峦和原野，呈现着灰黄和苍凉，那是乡村秋天和冬天的底色。

更多的时候，司空见惯的景象不易让人产生不适应的感觉。

前几年回家乡，悠闲地走在熟悉的乡道上，猛然间觉得老家的周遭发生着些许的改变，是什么呢？想想，是炊烟，是那些岁月的缝隙间飘浮的炊烟，不知何时又在岁月的缝隙间悄悄遁走了，还有那满眼的绿色，漫山遍野地流淌着。

所有的变化似乎在不经意间发生，村庄已难寻故居老屋斑驳的身影，一栋栋别致的楼房把美丽乡村的图景落在眼前，电和液化气取代了柴禾。

看不见炊烟的乡村，把绿色铺满了山峦原野。

原来，“乡愁”是有色彩的。少了一缕炊烟，多了一抹绿意。

借烟

楚仁君

那时候，我还小，对烟的印象很模糊。因为，家里没有抽烟的人。

父亲去世得早，几个哥哥分家另住，家里只有母亲，妹妹和我。烟这东西，就像锅台上的空油瓶，里面的油，永远都是稀缺的。

在农村，穷家破舍，没人来往，那是很没面子的事儿。有人来，说明你家人缘好。

客人到家，甭管穷富，都得递上一根纸烟，这是最起码的礼节。可这烟，我家一根也拿不出来。

常来家的，是几个舅舅，他们住在邻队，相隔就二三里地，想来时，抬腿就到。每次来，名义上是看他们的老姐姐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其实是来找烟抽的。

那时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舅舅们一来，母亲就支使我出去借烟。刚开始，我不想去，就央求说：“拿鸡蛋去换吧。”母亲瞅了我一眼，数落道：“睁眼说瞎话，家里哪有鸡蛋？”

她的声音很大，似乎是故意地，想让舅舅们都听到。母亲说了假话，就在晌午，我明明看见葫芦瓢里，还躺着两个鸡蛋。我很纳闷。

不过，我不敢去戳穿，怕她拿鞋底子，狠命地打我，啪啪地响。

没法子，我只得硬着头皮，出门去找人借烟。村里，倒有几个会抽烟的人，可都是些远亲，找他们借烟，我嫌丢人。那时虽小，我还是顾脸面的。

左思右想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就想到了姐夫。姐夫是村里几个为数不多能抽得起纸烟的人，他的兜里永远不缺烟。不像我家的油瓶，总是三天两头见底。

找到姐夫时，他正在麦茬地里犁田。我搬出母亲的名头说，借烟。姐夫喝住牛，从上衣兜里，掏出一个黄皮子的烟盒来，分出三根烟，递给我。

我接过烟，攥在手里，像宝贝一样地护着，撒腿就往家跑。我怕就误舅舅们抽烟，又要挨母亲的鞋底子。初尝甜头，我感觉，这个办法不错，好使。舅舅们又来了，母亲再让我出去借烟时，第一个想到的人，就是姐夫。他是我们家的女婿，找他借烟，不敢不借。这以后，我如法炮制，每次找姐夫借烟时，都没有空手而返。

那段时日，我也说不清，到底从姐夫那儿借了多少根烟，只感觉，反正不少。

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可是向姐夫借过的烟，母亲从来没提还过，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。

烟是我找姐夫借的，前后脚做过的事儿，我转脸就忘了。那时，我的记性不好。

再找姐夫借烟的时候，就不似以前那么顺溜了。有一次，大舅来了，我又找姐夫借烟。他正在犁稻茬田，明明知道我是来借烟的，却偏偏问：“不上学，来干啥？”

我又打着母亲的旗号说，来借烟。姐夫懒洋洋地转过头，说：“没烟，戒了。”那苦巴巴样子，像真的戒了烟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分明看见姐夫的上衣兜里，露出一截黄皮子的烟盒来，鼓鼓囊囊的，像藏着一只小兔子。我知道，姐夫说的是假话，就像母亲说家里没鸡蛋一样。我犯起了糊涂，大人们怎么也这样，都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

“小气鬼”，我在心里骂了一句。就忍不住，朝姐夫的背影啐了一口，然后，像兔子一样蹦起来，拔腿就往家跑。身后，突然传来“叭叭”几声脆响，这是姐夫手上的牛鞭子，发出的怪叫声。我吓得腿肚子一软，差点跌倒在田埂上。几个舅舅，还轮流着来，隔三岔五的。来了也不吃饭，过足了烟瘾，拍屁股就走。好像到他们老姐家抽烟，跟天经地义似的。

只是，姐夫再也不肯借烟了。小气鬼都这样，我想。不借算了，这难不倒我。我就不信，村子里除了姐夫之外，就再也找不到肯借烟给我的人了。活人哪能让尿憋死，我有的是办法。

打这以后，我天天盼着舅舅们来。估摸着哪天来，我和母亲就提前备好纸烟，等着他们。家里再也没有缺过烟，舅舅们很满意。

过了十年，姐夫突然得了肝癌。弥留之际，他抓着我的手说：“那几年，你从我家拿走了三十个鸡蛋，我猜，这鸡蛋，你都拿去换烟了……”

我的脸，腾地一下红到脖子根，旁边，就站着我新婚的妻子。姐夫也是哥，我偷他家鸡蛋，他却说成是“拿”。他这是在给我留面子。

我突然泪如雨下，妻子一脸诧异地看着我。姐夫咽气前，喘着粗气说：“那是我故意放在葫芦瓢里，让你随手就能拿走的。这个，连你姐也不知道。”

我俯下身去，将头深深地埋入哥的胸前。“叭”地一声，我分明听到了姐夫的胸腔里，发出的最后一声心跳声。那声音怪怪的，像抽断了的牛鞭子。



虚空的山村

李坦军

老家的山并不大，海拔不过一百多米。村庄四周都是山，只有两条小路沿着山凹通向山外。村庄也不大，五十多户人家，二百多口人。人们都叫村庄为“老屋”，大概是因为村子里那栋几十间连在一起的徽派建筑缘故吧。

虽然工作比较忙，我必须经常回老家看看仍住在那里的父母。老人在山村生活习惯了，就是不愿搬出来，只能依着他们，还在两位老人身体无大病，不仅生活自理，还在水塘边种些蔬菜，母亲经常把我的后备箱塞满青菜……

山村很美，不用取舍，不管从哪个角度拍摄，都是一幅绝美的山居图。

四面的山峦，全是郁郁葱葱的植被。八、九十年代回村时，山上没有这么多树，山路也是清晰的，每次回去，我都要在后山沿着山脊绕一圈，站在山顶，眺望远方的集镇和天边的水库。现在已上不了山了，山路早已被茂密的树木和荆棘封住了，听说山林中常有野猪和獐子出入。植被这么好，主要是村民们已不再砍柴烧火了。山脚下的水田也都荒荒了，长满了杂草，我经常为这田地抛荒感叹，常常幻想着这些梯田里盛开着黄灿灿的油菜花，摇曳着金晃晃的稻穗……

村庄座落在山间的一小块盆地上，几十栋房子座北朝南依山而建，多是二层小楼，白墙红瓦，掩映在绿树丛中。村南角是两口池塘，清澈见底，平静的水面倒影着楼房树木。水泥路弯弯曲曲通向每一户人家，论这条件，城里的任何一个小区也比不上，陶渊明的桃花源里也比不上，惹得我经常有退休后回来养老的冲动……

回村时，我习惯了在村里转一圈，挨家挨户看看。父亲叮嘱我，一定要装包香烟散散。早先时，两包烟也不够散，渐渐地，一包烟也散不完了。大多数房屋都上了锁，门前屋后杂草很多，显然没人住，只有十几户有人在家，多是七、八十岁的老人，前些年还有些妇女带孩子在家，现在小孩都去镇上

和县城上学了，女人们便跟着去陪读了。改革开放后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出远门打工，有做瓦匠的，有做漆匠的，有的当上老板，勤劳的村民们不惜力气，大把大把的钞票挣了不少，挣钱后就把家里的老房子换成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小楼。然而，楼盖好了，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了，只有春节那几天家家开门户户亮灯，平日里只有十几位老人在村里而已。望着这些漂亮而没人住的楼房，我的心里空落落的，过去的山村是多么热闹啊……

清晨，家家屋顶上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，池塘边回响着此起彼伏的捣衣声，孩子们赶着鸡鸭追逐着，老人们拎着竹篮在菜园里忙碌着……

当孩子们背着书包排着队上学时，出工的哨声也响起了，大人们扛着工具到打谷场，队长略作分工，田野里便是村民们忙碌穿梭的身影，响彻悠长的山歌号子……

傍晚，家家户户门前空地上，摆放着凉竹床，小桌椅，大人们坐在竹床或桌椅前吃饭，孩子们在开心地玩着跳房子或老鹰抓小鸡游戏。冬天时候，全村人围坐在房子大的人家，听说话人讲“隋唐英雄传”……

如今，山村变美了，村民变富了，但山村缺少了生气，清晨的炊烟不见了，池塘边的捣衣声消失了，骑在牛背上的牧童不见了，荡漾在田野里的欢声笑语不见了。夏天的树荫下没有纳凉的人们，秋天的打谷场没有石滚的吱呀声，冬日的夜晚，听不见那激越的鼓声和悠扬的胡琴声……山村变得宁静了，宁静得让我我不敢呐喊，不敢思考，不忍寻问，不忍直视……

外出打工的村民们还会回来吗？在外上学的孩子们还会回来吗？荒废的田地还会开满油菜花吗？

江城子 梦回军营

幸敬满

军营亦是我家乡，著戎装、永难忘。为国戍边，血洒又何妨。铁打营盘流水平，难聚首，在何方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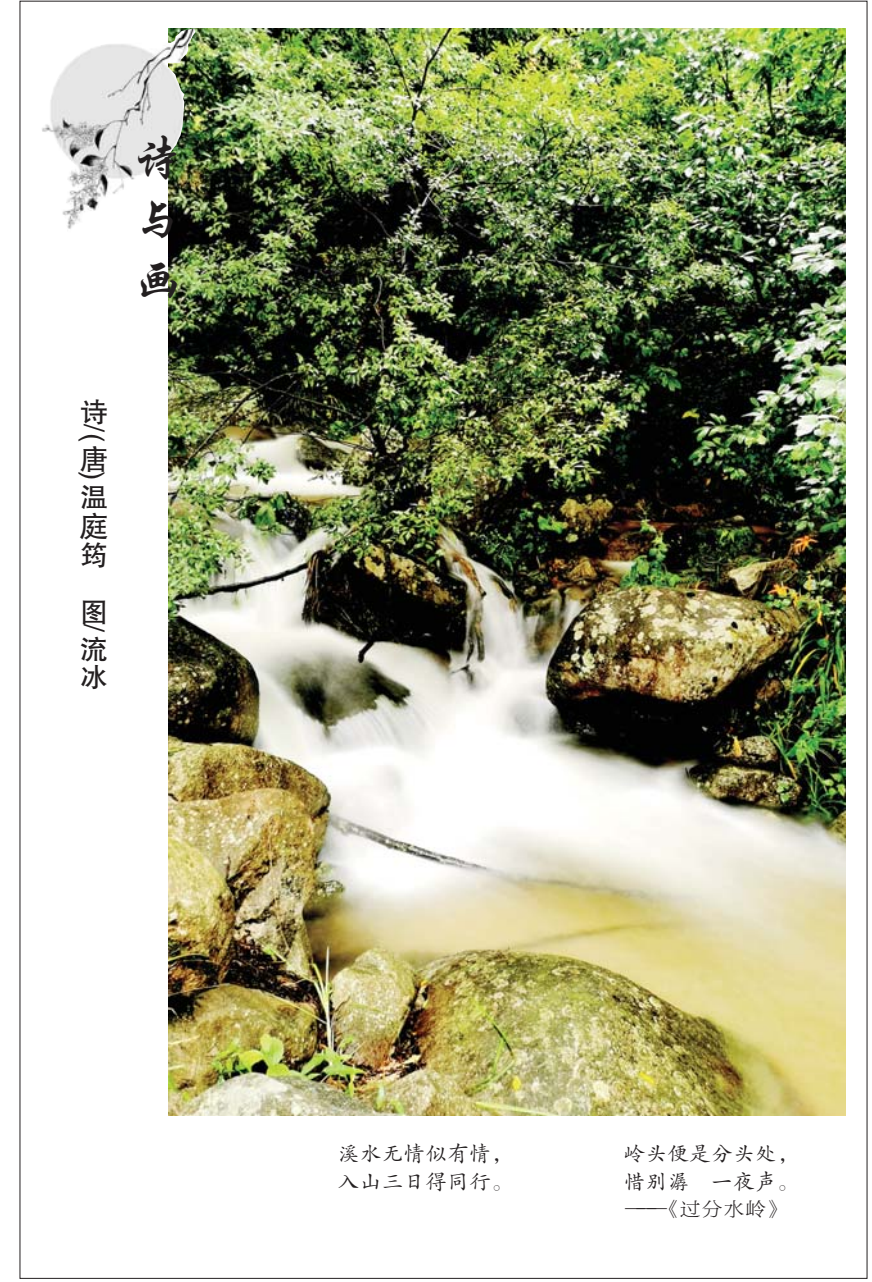
夜来幽梦进营房，壮怀昂，意飞扬。科技强军、守护国之疆。时刻听从新召唤，军号响，灭豺狼。

江城子 思念战友

幸敬满

五湖四海入军营，目标明，保安宁。不负韶华，战绩赛输赢。红色基因传世代，忠于党，守和平。

终须一别送长亭，别时情，泪眶盈。长路万难，依旧笑相迎。勿忘军魂绝色在，军中树，永常青。



石斛花开

赵延文

层的眼光是独到的，是超前的，政府的魄力是超强的。十年磨一剑，如今九仙尊公司一二三产并发，销售年年攀升，2017年成功申报国家AAA级旅游景区。现在的九仙尊，考察观光学习交流者络绎不绝，特别是四、五月份，石斛花开季，小小的、晶莹剔透、宝蓝与金黄相嵌的石斛花令人心驰神往，流连忘返。

资料查阅，全球石斛有一千多种，主要生长在东南亚一带，我国有七十六种，产地在安徽、浙江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四川等南方省份。其中，霍山石斛因地处江淮分水岭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著名，生长范围不足一百平方公里。李时珍曰：“性从地变，质从物迁”。西汉时期《范子料然》：“石斛出六安”，这是有关石斛产地的最早记载。东汉时期《名医别录》有记载：“石斛生六安，山谷、水傍、石上”。《本草纲目》也有记载，霍山石斛又称米斛，一年长一分，五年长成，形如累米，故称米斛，在石斛类中药价值最高。霍山石斛皆长在麻骨石上，麻骨石为霍山仅有，稀疏多孔，含钾丰富，最宜石斛生长。过去，因为山里多野猪，加之生长环境要求苛刻，霍山石斛一度濒临灭绝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有时带朋友或客商到九仙尊公司去考察。第一次看

到石斛花时，我惊羡石斛花的明媚恬淡，像一大家沐浴后的小姐妹挤在一起，或坐石上，或攀树上，或傍溪间，临风起袂，氤氲如兰；第一次喝石斛花茶时，我惊诧那水的清澈碧透，花的轻巧舒展，茶的芳香甘醇，仿佛可以把人的五脏六腑洗涤干净；第一次喝石斛汁时，我浸心于汁的清爽润喉，观之如蓝宝石深藏，闻之有山野山气，饮之则心胸通畅；第一次喝石斛酒时，我沉醉于皖西山川的博大，霍山千年药草的神韵，九大仙草之尊的风骨，忽然有“我与东风皆过客”的放纵与畅快。其实，九仙尊主打产品是浸膏、颗粒和含片，先后获得霍山石斛行业仅有的三个保健品批文，填补了石斛产业精深加工的空白，也奠定了霍山石斛高端滋补品的行业地位，成为全国保健品市场的新宠儿。

九仙尊公司总经理戴亚峰见证了公司的成立、发展和壮大，他两次接待了吴邦国委员长，被吴邦国委员长亲切地称为“六安石斛人”，他自己也说是石斛情缘把他变成了六安人，这位45岁的年轻人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汗水都挥洒在六安这片土地上。十年来，戴总获奖无数，先后获得“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”、“六安创新英才”、“六安市政府特殊津贴”、“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”等称号。去年，九仙尊公司经受洪涝灾

